



揪心六天六夜 喝有虫水吃无盐饭

7名在埃塞遭劫获释同胞昨乘民航班机回国

经历六昼夜惊心动魄的历险后,获释的7名遭劫中方人员乘坐一架小型军用飞机于当地时间4月30日12时05分(北京时间17时05分)抵达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东南郊一处空军基地。

中国政府处理中石化营地遇袭事件工作组组长王胜文和中国驻埃塞大使林琳、两名获释的公司当地雇员,以及两名参与斡旋的索马里族长老也同机抵达。获释同胞感叹,六昼夜恍若隔世。



获释的中方人员受到埃方和中方代表的热烈欢迎。



获释的中方人员乘坐汽车准备离开。



平安获释的中国工程师张晓宇热泪盈眶。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六个昼夜恍若隔世

在4月30日晚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为获释同胞举行的欢迎宴会上,7名获释的中石化中原石油勘探局埃塞俄比亚公司员工不约而同地说,在被劫持的6个日日夜夜里,他们想念祖国,想念亲人,想念中国饭菜。遭扣押的6个昼夜恍若隔世。

获释同胞说,因担心被埃塞俄比亚军警发现,反政府武装人员白天挟持他们在深山、树林里躲藏,晚上则不停转移。获释员工分析,反政府武装劫持他们的原因,是害怕遭到埃塞俄比亚军警武力打击,抓人质“防身”。

六天中,他们每天只能勉强吃上一顿饭。主食是当地出产的

大米,口感很差,饮食没有一点油星,蔬菜和肉类更是奢望。

获释同胞说,刚开始,武装人员还在他们的饭里放一点盐,后来干脆连盐都不放。在他们印象中,吃得最好的一顿是一锅面条糊糊。喝的是水沟里的脏水,很不干净,常能看到小虫子在水里游动。他们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腹泻症状。

此外,他们也没有地方睡觉。晚上转移过程中,休息时就拿一张破垫子席地一躺。当地气候炎热,蚊虫肆虐。好在遭绑人员都年轻,又都是干油田出身,习惯了野外生活,要不身体都有可能被拖垮。

打电话回家报平安

在中国和埃塞政府努力下,经索马里族长老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斡旋,遭劫同胞最终获得释放。反政府武装先把他们交给当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人员。在当地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办事处,7名获释同胞通过国际长途电话,给远在祖国河南省的亲人报了平安。

休整之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获释人员移交给当地政府。看到他们身上的衣服和鞋子又脏又破,当地政府赶紧为他们每人购买了T恤和凉鞋。

获释的中石化中原石油勘探局埃塞俄比亚公司阿博拉营地生产经理李根海说:“电影中的绑架场面在我们身上发生了。现在回想起来,真像是做了

一场噩梦。”

李根海4月30日第一个走下飞机舷梯,与前来迎接的中石化公司领导亲切拥抱,抑制不住的泪水从脸上滑落。

4月24日早上6点左右,李根海和6名同事被一伙武装人员劫持。这伙武装人员用枪榴弹、迫击炮等武器,对李根海所在的埃塞俄比亚东部索马里州阿博拉营地发动突然袭击,造成中方9人死亡、1人轻伤,营地设备遭到洗劫。此外,营地还有65名埃塞俄比亚雇员被打死,负责营地安全保卫的100多名埃塞俄比亚士兵也有多人伤亡。事发后,埃塞俄比亚反政府武装“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发表声明,宣布对袭击事件负责。

精心呵护获释同胞

为迎接获释同胞,中国大使馆和中石化公司等方面做了全面准备。搭载获释同胞的飞机降落后,7名获释中方人员走下舷梯。中石化公司领导走上前去向他们献花,热情地与他们握手、拥抱。

在“大家受惊了”、“欢迎你们平安归来”的问候声中,7名中方人员个个喜极而泣。面对前来迎接的祖国亲人,大家抑制不住激动,不停地抹着眼泪。

从机场离开后,7名中方人员前往一家中资旅馆休息。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医疗队按使馆要求,为他们作了全面体检。医疗队队长说,这7名中方人员除了腹泻之外,并无大碍,但由于受到惊吓,脸上都显得很疲倦。

医疗队也为迎接获释同胞做了许多准备。程队长说,医疗队为获释人员准备了腹泻、感冒、镇静等药物。此外,考虑到可能有人脱水,队里还准备了输液器材和相关药物。

中国政府处理中石化埃塞俄比亚营地遇袭事件工作组组长王胜文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7名中方人员经索马里族长老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斡旋获救。期间,一些友好国家也起了推动作用。

根据安排,工作组陪同7名获释的中方人员于5月1日搭乘民航班机返回祖国。此前,遇难的9名中方人员遗体已运回国,21名袭击幸存者也同机回国。熊思浩(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一边是丰厚收入,一边是生命威胁 石油工人非洲掘金之痛

4月24日凌晨4点,在埃塞俄比亚响起的枪声震惊所有的中国人。一家中国石油公司在该国项目遭200多名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并抢劫,袭击造成74人遇害,中方9人死亡,1人轻伤,7人被绑架。

在国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众多石油工人争先恐后到国外干活,尽管是在枪炮的护卫下工作,钻井旁弥漫着恐惧。如何保护他们的安全与利益?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争着想海外去

中原油田与河南油田都是中石化的下属企业,都位列国内500强企业,由于同在河南境内,它们就像一对兄弟。

目前,中原油田物探公司也有一支施工队在埃塞,距河南油田地调处营地150公里。

在国内市场日益狭窄的情形下,收入在国内油田中都不算高的河南油田职工,争着想得到去国外工作的名额,目的地多是资源丰富而经济落后的国家,尽管一些地区还存在着生命威胁。

枪声响起在“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亚,这个大洲的腹地、北部和西部,都有中国石油企业的钻井施工队在工作。2004年,中国已与加蓬签署石油购买协议;2003年,“中石化”收购了安哥拉近海“3号油田”的股份……来自商务部的资料说,2005年,中国石油进口总量中的28%来自非洲。

当地人的敌视态度

去年11月,当河南油田地调处的37名职工出发前往埃塞时,他们不会想到其中一些人将走向死亡。袭击发生时,中原油田物探公司的工人牛钢(化名)正在从埃塞返回国内。4月25日,他从网上看到了同行遇难的消息。“我从埃塞返回那天,距我们营地60公里的地方发生了武装冲突,当地政府用车拖着大炮往战斗地点赶。”牛钢说。

牛钢是去年3月从河南濮阳去埃塞的,那次物探公司去了8个人,到了欧加登地区建立营地。这里与索马里毗邻,族群冲突激烈。此次河南油田遇袭的营地也在这个区域。

这个营地有中国工程人员30多人,二十余台车,另外还有十多名当地雇员。中外人员是分开居住的,在营地旁边,还驻扎着二十几名担任保卫工作的政府军,他们配备有F16半自动步枪。中国公司要向他们提供住宿。

牛钢说,那有很多蛇,所以去工作要穿连体的防护服,皮靴高及膝盖。野外还有狼,白天晚上都能看到,夜里狼的眼睛在车灯下会幽幽地闪光。

按照埃塞中介公司的约定,中国公司必须雇用一定比例的当地人工作。牛钢认为,这实际上成为中国公司与当地保持良好关系的一种策略。这些黑皮肤的雇员做事认真,并以在中国公司工作自豪。他们中很多人对技术一无所知,但当他们从中国人身上学会后往往会对师傅们报以嘲讽。雇员们内部实际上经常会互相看不起,但是如果中国人对他们中的一个不敬,比如在工作中作为惩罚弹他们的“栗凿”(以手指击头),将被其他人群起而攻之。

牛钢更感受到了当地人对外来者的敌视态度。他们的眼神让他心里不安,他们经常会直接向中国人伸手要钱,或者偷窃中国公司的生产工具。“他们认为地下的资源是上天赐给当地人的,而不是赐给政府的,他们觉得应该在自己强大之后自行开发,而不是请中国人来帮忙。”

这种情形在非洲并非个

别,根据世界银行估计,尼日利亚340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中,80%被这个国家1%的人口瓜分,大多数人口仍处在绝对贫困线下。愤怒的武装组织将积怨发泄在了石油公司身上,绑架事件经常发生。

钻井旁的恐惧

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地区,毗邻索马里,这里活跃着宗教极端分子和反政府武装,他们不能忍受“任何有利于埃塞俄比亚的外国投资”。一个名叫“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的组织威胁外国投资公司不要在埃塞俄比亚境内运作,这次袭击河南油田营地的就是该组织。据称,欧加登的索马里族人有着从埃塞独立的倾向。

牛钢在2004年到过苏丹工作,两次出国工作给他留下了一个“苦”字。但最令他恐惧的是生命无法保障。“每次开车回到营地,我都会在心里说一句‘哇噻,回家了’。”

驻扎在营地旁的政府军不能让牛钢感到完全安全。因为他们并不经常跟工人出去担任保卫工作。当你强叫他们警卫时,士兵们的嘴会撇得老高。

牛钢把在国外的这种恐惧感叫做“肝颤”。但他仍然愿意忍受“肝颤”,他急着等待下一次去国外工作的机会,哪怕是再去埃塞俄比亚。他说,就是想让老婆孩子的生活过得好一点。

国外工程越来越抢手

据说南阳油田炼油厂要关闭了。有消息称,中石化的一个领导前不久来油田视察,看到炼油厂后说产量这么小的厂关了算了。

南阳油田职工介绍,炼油厂被认为是南阳油田效益最好的企业。这样的消息被职工们解读为国内的生意越来越差,国外工程越来越抢手。“现在大家都抢着去国外干活。”地调处一名老职工说。

中原油田物探公司一名退休职工说,他的女婿是物探公司的测量高级工程师,现在在苏丹工作,任务繁重。“在国内如果没活干,每月只有400块钱的生活费,在国外每月可以挣到6000到8000块人民币。”

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相对而言,中原油田在开拓海外市场的10多年中,没有发生过一次生产事故和绑架事件,油田在苏丹、也门、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国都与政府军队保持密切合作。

“在国际恐怖主义依然猖獗、世界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国公民必须改变‘中国人不会遭遇袭击’的传统观念,在新形势下应尽快提高人身安全意识。”商务部研究院专家金锐说。统计数据表明,1978年中国出国人数只有20万人次左右,而2003年中国公民出境达2020万人次,增长了100倍,客观上导致中国公民在海外遭受袭击侵害的频率随之上升。

今年,外交部成立领事司,如有中国公民或企业在海外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外交部会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成立应急小组,收集信息,制订计划,协调国内外相关单位开展救援和善后工作。

据《南方都市报》